

群众文化
活动实用
例库

张玉霞◎主编



——文艺演唱作品集

文化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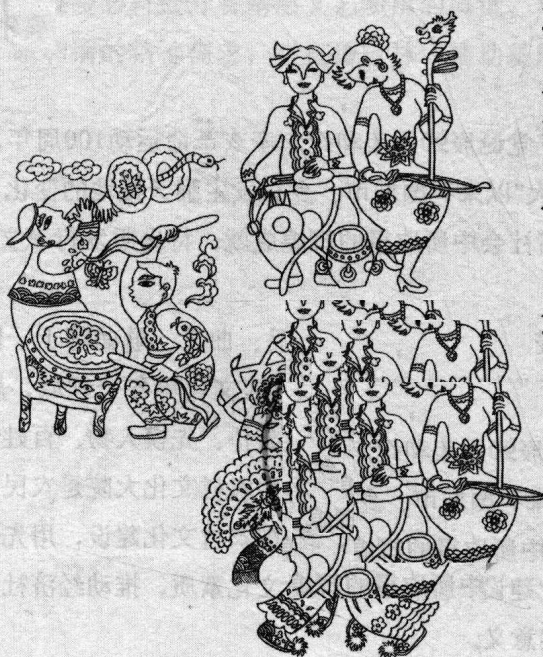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化大院

——文艺演唱作品集

张玉霞◎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大院: 文艺演唱作品集/ 张玉霞 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87-3817-9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2418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技术编辑 杨俊红

编辑设计 孙 俪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文化大院: 文艺演唱作品集

张玉霞 主编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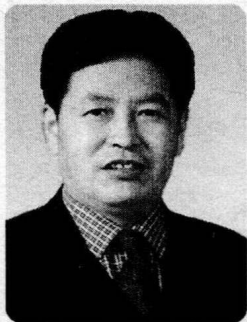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414千字 印张 / 34.75

版次 /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6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吉林省文化厅厅长：林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运动100周年，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城市、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讴歌新农村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出版发行《文化大院--文艺演唱作品集》。

《文化大院-文艺演唱作品集》集小品、曲艺、歌曲等于一体，涵盖了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各个领域，思想健康，形式活泼，从多种角度赞美城乡和谐家庭、人民公仆、先模人物、百姓情趣等，充满了北方地域文化特色，适合城乡大众演唱。因为农村文化大院是农民自办文化的一种新兴形式，是农村文化的阵地。所以我们重视农村文化建设，用先进文化占领这个阵地，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把农村文化大院建设作为全省民生实事来抓，并将其列入了省政府重点工作目标。截止2011年3月，吉林省各地已有各类文化大院4800余家，其中农民自办的文化大院有838个。以小剧团表演为主的文化大院有457个。以民间手工艺为主的文化大院107个。这些农村文化大院呈现出类型多样、功能各异的发展格局。它们以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共享工程村级服务点、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服务点为依托，通过开展扭秧歌、文艺表演、体育健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传播农村实用技能和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农村文化大院在广大农民生活中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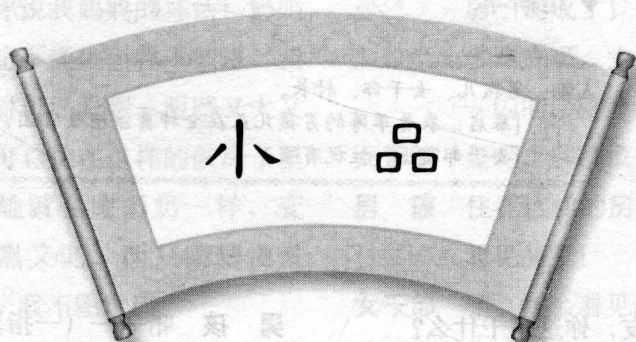
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对塑造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乡村文明以及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下基层走访时看到，文化大院发展态势很好，但还处于起始阶段，活跃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是我们文化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通化市出版发行的《文化大院--文艺演唱作品集》应时代呼唤而出现，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解决源头的有效途径。这本书异彩纷呈，以时代性、先进性、多样性为特点，为社会各层面提供了很实用的演唱资料。小品的喜怒哀乐、曲艺的逗笑爆料、歌曲的抒情浪漫必将提升各基层文艺演出的质量，满足广大城乡群众求知、求富、求乐、求和谐的精神需求，对宣传吉林、推动基层文化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贴近事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千 文



小品

雪房子

◆ 运新华

人物：男孩儿、女干部、村长。

[幕启：衣着单薄的男孩儿正在全神贯注地垒雪团，不时地凝神审视。

[女干部暗上，注视有顷。

女干部 小朋友，你这是干什么？

男 孩 （瞥她一眼，又埋下头去）你猜！

女干部 堆雪人？

男 孩 不对。

女干部 噢，你在垒溜冰台！

男 孩 不对。

女干部 那你这是……

男 孩 你真笨！这还看不出来？我在造雪房子呢！

女干部 （开玩笑地）呦，这雪房子能住人吗？

男 孩 那也比我们家强！

女干部 你说什么？

男 孩 我说，它比我们家的房子强多了！屋里黑乎乎的，又破又窄，比外头都冷……

女干部 你们家在哪儿？

男 孩 喏——（一指）

女干部 （向幕侧望了一眼，一惊）呀，这房子可太危险了！

男 孩 奶奶说，要不是村长帮我们用木头支着，它早就倒了！

女干部 你们在这住多久啦？

男 孩 我也不知道。反正从我记事起，它就是这个样子！夏天，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雪花钻进来就赶不走……一到晚上，房顶还吱呀吱呀响，可吓人呢！

女干部 那，你爸怎么也不知道修修呢？

男 孩 他死了！

女干部 噢？！

男 孩 那年，我爸去炸石头，让大石头崩死了。妈妈搂着我哭了一天一

夜，也跟一个南方人走了，就扔下了奶奶和我。奶奶一着急，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亮了……

女干部 那，你妈就再没回来过？

（男孩摇摇头。）

女干部 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狠心的母亲！

男 孩 不许你说我妈妈的坏话！奶奶说，这不怪她。你不知道，我妈长得可好看呢，眼睛又大又亮，可总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呀，她就会跟奶奶一样，变得又黑又老，两只眼睛慢慢也……我不愿意！

女干部 （感动）嗯，你真是个好孩子……

男 孩 奶奶说，等我们家有了新房子，妈妈就回来了！我早就想盖新房子了，可就是劲太小，扛不动大木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妈妈，还梦见了一座雪房子，我一下就乐醒了！对呀，用雪造房子一定很好看，妈妈准保会喜欢！

女干部 嗯，她会喜欢的。瞧，你的手都冻红了，快，我给暖暖！

（攥住男孩手）

男 孩 不！（抽手）

女干部 （摘下手套）那，你把它戴上。

男 孩 没事儿，我从来就没戴过它！再说，戴它干活也不得劲儿……

女干部 那好吧。来，我帮你，咱们一块造雪房子！

[音乐或无字伴唱中，二人将雪团一一垒起。

最后，男孩将一盏小红灯插在上边。

男 孩 噢噢，雪房子建成了，我的雪房子建成了！你看，这雪房子多漂亮呀，太阳光一照还一闪一闪的，就像一座宫殿……

女干部 是呀，它就像一座宫殿。

男 孩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奶奶就能看见亮了！

女干部 嗯，她会看见的。

男 孩 知道我建起这座雪房子，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女干部 嗯，一定……

[男在遐想，女在沉思。少顷，村长急上。

村 长 哎呀我说李局长，找了半天，你原来在这儿啊！

女干部 噢，我随便走走。

村 长 （敲敲男孩头）尕小子，你真会抓帮工！（转对女干部）听说你们下来调查危草房状况，准备实施“农村新居工程”，乡亲们激动得不得了！这些年，大伙的日子好过了，盖楼的盖楼，盖砖瓦房的盖砖瓦房……再一看见剩下的这两座趴趴屋，我这心里就堵得

慌！喏，这就是我说的老张太太家，这孩子就是她孙子。

女干部 我知道。

村 长 他们家的情况也忒……

女干部 我知道。

村 长 （拍拍男孩肩）你这小子，竟抢先替我作汇报了！哎，你弄这些雪块子干什么？（上前欲踢，被女干部拉住）

女干部 别动，这是他造的雪房子。

村 长 雪房子？什么雪房子？！

男 孩 我奶奶说，等我们盖起新家，妈妈就该回来了……妈妈她自己也这么说的。

村 长 怎么，你妈来信了？

男 孩 不，昨晚我作了一个梦……

村 长 傻小子，你可真是……（抚抚男孩头，伤感地）可今天都立春了，用不到下晌，它就得化成一滩水！

男 孩 啊？！（一震，在雪房子上摸了一把）呀，不好，真的化了，真的开始化了……妈妈，你快回来吧，晚了你就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男孩儿扑到雪房子上，试图用身体挡住阳光。

有顷，女干部将男孩儿拉起。

女干部 孩子，别难过……（掏出笔和小本）来，咱们把它画下来！

男 孩 呀，你画的真像，真像……可

是你画它干什么呢？

女干部 我告诉你个秘密：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来帮你盖房子，就照这个样子盖……

男 孩 真的？！（先是惊喜，随即摇头）我不信，我不信……

女干部 （把男孩揽入怀中，望住村长）为了让他的梦想变成现实，从今往后不再挨冻，不再担惊受怕，我愿意做第一个捐款者！（掏钱递上）喏，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别嫌少。

村 长 不行，这是你的生活费……

女干部 不错，这是我的生活费；可一年拿出这一个月，我的生活不还是比他们强吗？你要是不收，不说别的，这座雪房子就会永远压在我心上……（众随员上）

村 长 好，我收下！苍天在上，我先替他奶奶，替他死去的爹，替乡亲们谢谢你了！（深深地鞠躬）
[音乐扬起。

[众随员也一一递上捐款。

村 长 （望住观众，深情地）只要有我们的党，有各级政府，有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无私奉献，我们就能跟几辈子留下来的泥草房彻底告别！

[掌声中，同晚会募捐场面衔接。

——剧 终

墙

◆ 李鹏飞

人物：男、女、主持人。

主持人简称“主”。

[两把椅子背靠背地放在舞台中间。

[主持人上。

主 同志们，笑，能使人振奋精神，笑能让您忘掉苦恼，笑能给您增添活力，笑就意味着美好。为了让您笑得开心，我们今天特意邀请了两位最能说，最能笑，最能扯，最能闹的老同志来给大家助兴，看看他们二位能给我们扯出点什么笑话。好，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上台开扯！（鼓掌）

[男女二人走到台前，笑嘻嘻地互相瞅了一眼，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主持人下。

女 嘻嘻，扯啥呀？

男 扯用不着的行，扯正经的一句儿没有。

女 先跟大伙认识认识呗。

男 中。

女 我叫快嘴莲儿。

男 我叫大嘞嘞。

女 寡妇、光棍儿房挨房住多少年啦。

男 他爱说，我爱笑。到一块啥都扯，啥都唠，就一点值得骄傲，作风指定可靠。

女 （对观众旁白）谁难受谁知道。

男 要讲扯闲白，在我们俩身上一点儿事儿也扯不出来。

女 要听那带点刺激性的情节，我们俩得从别人身上扯。

男 别瞎扯了，咱俩还是按导演给排的那么扯吧。

女 我看行。

[二人进入角色，悄手蹑脚自两侧向中间张望，险些碰在一起。

男 你瞅啥呢？

女 你瞅啥呢？

男 我瞅你们东屋新搬来那丫头呢。

女 我瞅你们西屋新搬来那小伙呢。

[二人窃笑。]

男 听说你们那屋那丫头是个老大姑娘？

女 哟，啥姑娘啊，当模特的，能纯吗？

男 你说多巧，她是当模特的，我们那屋先来那小子是画模特的，听说她让他画过。

女 对对，他媳妇因为这个活拉给气死了。

男 我听说不是生孩子难产死的吗？

女 那也打气上来的，她不顺当啊！

男 对对，你说这大男大女住这么近，当腰就隔一道墙。能有好吗？

女 那好啥呀，你寻思象咱俩这么本当呢！你就等着瞧热闹吧，一个画模特的，一个当模特的，他俩要整一块儿去不得咋特呢！

[二人窃笑。]

男 嗯，等着瞧。

女 对。等着瞧。

[二人搬过椅子，手拄下巴往椅子背上一放，作瞧状。]

男 (跳出人物) 打那以后，咱们俩这脚后跟儿没少翘，嘴唇子磨出泡，着紧蹦子半宿半宿不睡觉，瞪眼珠子给人家放哨。(进入人物) 我说快嘴莲，你累不累？

女 不累，就觉眼睛涩巴搭的。你呢？

男 不累，就觉着嘴唇子干巴巴的。

女 我说大喇喇呀，情况不对呀！

男 咋的

女 咱俩这锣鼓家什都敲好几个月了，那好戏咋还不开台呢？

男 你可说呢，他俩咋就不往块堆凑呢？！

女 我就纳闷儿，你说他俩，走道不一堆儿走。

男 见面眼睛还不往一堆儿瞅。

女 一回来俩人各进各的屋，就那么拗！

男 那男的就知道趴桌子上画。

女 那女的毛衣不离手，要不就在地上来回走。(学服装模特步)

男 你说他俩真没事儿？

女 有事儿没事儿，咱俩眼皮底下是未发现啥事儿。

男 那离开咱俩眼皮底下呢？你能看住了哇？

女 那哪儿看去。(发觉说的不对) 咳！我吃饱撑的！看人家干啥。

男 可也是，他俩要真凑到一块去，那咱瞅着不也乐嘛。

女 那对呀，他俩要真凑一块去，还省下一份房租呢。

男 水费、电费、生活费、啥不省啊，再说两人儿那日子他也得过呀。

女 可不是咋的，那丫头天天下晚儿回来不敢走，得花不少钱打“的

士”，进屋往床上一摸冰凉，我瞅着不过意，天天早早过去把电褥子给插上。同病相怜哪！

男 咋说女的还中，你没看那小子呢，衣服脏了不知道洗洗，团啦团啦往床底下一塞，穿不象穿，吃不象吃，一天三顿方便面，可把“康师傅”给造赖了。你说总那么吃不但遭罪，还得伤胃，整常了那牙齿功能都得减退。有时候我瞅着怪可怜的，做啥好吃的就给他端过去点，看着他我就寻思自个，这些年妈的咋熬过来的呢！

女 他俩要真凑一块儿，让那小子搬我们屋去！

男 不，他俩要真凑一块儿，让那丫头搬我们屋去！

女 搬我们屋去！

男 搬我们屋去！

[二人争了起来。主持人上。]

主 二位别争了，你们这样争下去啥时候是头哇？

男 你别着急，没用多长时间，这事儿就出头了。

主 咋出的头呢。

男 那小伙子患癌症，不久便去世了。

女 那姑娘随后也搬走了。

主 是嘛！

男 （伤感地）人也去了，屋也空了！

女 （也伤感地）咱俩这神经也该放松了。

男 再见面也没咯闲喀嘞了。

主 那还有啥意思啦！

男 别着急，动人的情节就要产生啦！

主 那好，咱们接着往下看。（下）

女 我说大嘞嘞呀。这件事你感觉咋样？

男 看三国掉眼泪——可叹。

女 三伏天穿棉袄——遗憾。

[二人把椅子搬起来放回中间。]

男 （突然发现什么，大叫地）我说快嘴莲！你过来！

女 啥事儿呀？

男 你看那桌子旁边是啥？

女 墙呗。

男 搬开桌子。（二人抬椅子）再往墙上看！

女 哎呀妈呀，那不是个门吗？怪不得咱俩眼珠子瞪溜圆啥也没发现！

男 闹了半天人家明修栈道，偷着在这暗渡陈仓啦！

女 我说他俩不是正经人嘛！

男 他俩不正经行啊，这不把咱俩给拐搭了吗？

女 咋把咱俩给拐搭了呢？

男 知道的是他俩抠的门，不知道的还寻思咱俩挖的窟窿呢。

女 （一拍大腿）可把人糟践尽透喽！

男 （也一拍大腿）这些年罪白遭喽！

女 （摸门）我说大嘞嘞呀，不对呀，这门咋是死葫芦的。

男 （细摸）呀！这门是画到墙上的！

女 是嘛！我过我们那屋看看。（跑到

另一面，从地上捡起一封信）我说大喇喇呀，门儿没有，这有一封信。

男 信？快看看。

女 （念信）亲爱的哥哥——（亲昵瞅瞅男）

男 （答应着）哎——

女 （接着念）你知道吗，我心里是怎么样地爱你，可我从没敢对你表露过。（又瞅瞅男）

男 嗯，嗯。

女 （接着念）就因为我给你当了一次模特，我们彼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你的妻子去世后，我真想走到你的身边，替她尽一份做妻子的义务。可是，不能啊！那样做，挂在人们嘴上的假话就会成真，哥哥的名声就会扫地。我知道你爱我。但你一直躲着我。现在我才明白，你是因为自己的疾病不想拖累我呀！我给你打的毛衣不知拆了多少遍，织了多少回。可是你到底还是没穿去。我把它编成

花环，放到你的灵前了。现在我可以太声地对你说，哥哥，我爱你！我爱你！你听到了吗？（扔掉信一把拉过男的手）

男 （忘情地）哎——哎——，我听着了！

【二人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放。

【主持人上。

主 哎，我说你们俩这是……

男 我们俩的爱情从此产生啦！

主 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该注意点影响嘛。

男 憋这些年了，那感情的闸门一开能挡住吗？！谁爱说啥谁说啥，让他们说去吧！

女 （捧起男的胳膊）从今后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男 对，如今这日子好了，肚子也饱了，咱也该换换大脑了。在爱情这条大道上，我们俩也得抓紧时间撒腿跑了，要不该老了。（二人给观众一个飞吻）拜拜！（下）

——剧终



窄胡同

◆ 郑青山

时间：现代，春夏交替时。

地点：某城市一窄胡同内。

人物：男——小商贩，30岁。

女——工人，30岁。

[舞台上摆有竹筐一类的东西，竹筐中间有一条道，道中间有一块石头。

[女骑自行车至舞台中间被石头挡住，下车。]

女 谁这么缺德！这么窄的胡同，扔这么多破烂，这道怎么走哇？

现在这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德。

[男骑自行车驮个大泡沫箱子从另一侧上，筐给他拌了一跤。

男 哎呀妈呀！这是谁干的？有破烂远点扔，赶明儿个窝吃窝拉得了。真倒霉！

[男扶起车子，欲推，后面一筐垃圾挂住，使劲一拽，撞到前面女身上。

男 啊——对不——

女 干什么你？抢命啊？！

男 你才抢命呢！

女 （使劲一扭车子，把男的车子打一边）瞎目糊眼地乱撞啥？！

男 （又把车子使劲扭回来，把女的车子打一边）你才瞎目糊眼地呢。

女 看你个样，隔色！

[男把车子立住，对女行一大礼。女吓一跳，赶紧把车子放在两个人中间，马上又意识到男在耍她，吼了起来。

女 你精神病啊！

男 没有，我想问一下：你在家是不是挨揍了？你精神不好，我代表男性公民向你赔礼！

女 我在家没挨揍，是你脑袋叫驴踢了吧？

男 我家没养驴，看你这样，你们家应该有。

女 起来，没工夫跟你磨牙，找个没苍蝇的地方呆着去！

男 我带这么多东西怎么退？

女 我也不能倒着回！

男 好，咱们就这么顶着，看谁能靠过谁！（掏出烟递过）不来一支？

女 （没理他，从车筐里拿出毛衣织

针)哼!在家是织,在这也是织,
歇脚织毛衣两不误!

[远处传来雷声。女用手接雨,试着没有,又唱着小曲接着织。

男 (从筐里拿出烧鸡和酒)在家也是吃,在这也是吃。在这有小姐唱着小曲儿陪着,小费都省了。(拿鸡递过去)不吃点?(夸张地吃起来)

女 咱不吃那玩艺儿。现在这鸡呀,都喂激素,吃了,犯骨头里的病,象癌症啥的,都跟吃这玩艺儿有关系!

男 没事儿,一口酒下肚,啥事儿都没了!

女 现在这养鸡户都喂猪粪,第一口你吃不出来,吃几口,细品一品,猪粪味可就出来了!

[男手中的鸡举在半空打量着,瞅着女开始恶心。

女 还有人更缺德,为了让鸡长得快,特意养苍蝇下蛆喂小鸡,这蛆呀,顺着鸡毛孔往里钻!

[男终于忍不住,跑到一边“哇”地吐了起来。

女 (冷笑两声)弄出两口就得了,一会儿环保局要来收费了!

[男吐得没力气,晃着回到车子边坐下。女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一声响雷,大雨落下。男来了精神,从筐里拿出雨衣披在身上。女乱了手脚,在地上捡一纸盒顶在头上。

男 不是不报,时辰没到。嘴斗不过,老天帮忙。反正是浇不着我呀。

女 哼!浇浇凉快!

[女被浇得打了两个喷嚏。男瞅女一会儿,女又打了两个。男的敌意有些打消。

[女冻得哆嗦,开始抹眼泪。

男 (叫女)哎——

[女不理。一声炸雷,女吓得一声尖叫跑到男身边,拽住男的胳膊。

男 (一楞,随之又安慰地)没事儿。

[又一声炸雷,女靠在男身上,男把雨衣披在女身上。

[雷雨渐小,女突然醒悟,一下子离开男,有点不好意思。女把雨衣给男。男推给女。二人互推。

女 (用手试雨)大哥,不下了。(拽车子往回倒)你先过吧。

男 哎,别,别,别,(拽车子往后走)你先过吧。

女 你先过。

男 你先过。哎,等等!

[男把车立住,走到女一边。

男 来,我把你的车子举过去!

女 我帮你。

[二人把车子抬过去。又一起把石头抬走。

[男欲下,突然看到女柔和的目光。

女 大哥。

男 嗯,嘿——

[音乐《山不转水转》起,二人恋恋不舍地下。

——剧终

摔鸡蛋

◆ 隋程艳

时间：现代，初夏。

地点：县城小巷。

人物：大彬妈，50多岁，农民。

大彬，男，28岁。

李彦妈，50多岁，城里人。

[幕启。大彬妈挎着一篮子鸡蛋走上。]

彬妈 （高喊）卖鸡蛋了！卖鸡蛋了！
新下的鸡蛋！又大又贱！瞧一
瞧，看一看！不买不要钱，多买
还少算！买不买咱不管，赶快出
来开开眼！

彦妈 （上）哎！我说卖鸡蛋的，过
来，过来！

彬妈 哎，我说大妹子，买鸡蛋咋的？

彦妈 啊——，买鸡蛋，我正要买鸡蛋
呢，你这是笨鸡蛋吗？

彬妈 啊，我正是笨蛋，一色儿的笨
蛋！

彦妈 （冲着彬妈一笑）大姐，你说话
可真逗。

彬妈 啊？（回过味大笑起来）本来咱

农民就挺笨，再加上这一筐笨
蛋，你说这不是笨上加笨了吗？

（又大笑起来）

彦妈 （拿起个鸡蛋掂了掂）哎，大
姐，这鸡蛋看上去个头不小，拿
着咋发飘呢？

彬妈 我告诉你吧，这鸡蛋就跟有些农
村人似的，显得很沉稳、厚成，
一接触大城市就随着飘起来了，
也能装了，也会贱了，忘了自己
是个屯子里笨鸡下的蛋了，连家
乡故土也不再留恋了。

彦妈 （哈哈大笑）大姐，你说话可真
幽默，现在呀，城里农村可不分
了，不少农村人在城里买楼扎根

了，（着急地）你快说这鸡蛋咋卖吧，论个还是论斤，我还忙着用呢。

彬妈 你着忙？我比你更忙，再呆一会这鸡蛋……

彦妈 （一怔）这鸡蛋咋地了？

彬妈 啊，我说再呆一会这鸡蛋怕卖不了啦。

彦妈 那是咋回事儿？

彬妈 我儿子看着不让我卖，想给他留着做下酒菜儿。

彦妈 （生气地）你这儿子可真是的，我要是见到了非教训教训他不可。哎！大姐，那咱快点查鸡蛋吧，我中午还等着用呢。

彬妈 那好，我今天还没带秤，就给你论个，买多少？

彦妈 五十也行，一百也中，就看你咋卖了。

彬妈 哎，看来大妹子还挺通路呢，行，买五十呢，搭一个半，买一百就搭三个。

彦妈 （一笑）老姐姐，你可真会做生意呀，你这是硬逼着我买一百个呀，我要买五十个，这半拉鸡蛋可咋掰呀？

彬妈 好，真是明白人，看来咱姐俩今天有缘，我就给你搭四个怎么样？（话落手机响起，忙接）

喂？是我，我在城里卖……（看了一眼彦妈）好了，好了，一会我就过去。（关手机挂掉）

彦妈 （一笑）啥事呀，神秘秘的，是老情人的电话吧？

彬妈 尽瞎扯，我们农村人可不比你们城里人活得潇洒，家里养着老伴，外边活动小二，没事逛逛公园，吃俩烧烤肉串，你说你们城里人不知到底咋回事儿？

彦妈 这都是你们农村人心里嫉妒，给胡编乱造的，哪有那八宗事儿，快给我查鸡蛋吧，一会这鸡蛋都晒臭了。

彬妈 （一惊）啊！咋地，你闻我这鸡蛋有臭味？

彦妈 我是让你快点给我查鸡蛋！

彬妈 （松了口气）哎，我这就查，一把、一把……

彦妈 我说你这一把是多少啊？

彬妈 （一笑）哎呀，大妹子，你可真外行，啥也不懂，我们常卖鸡蛋的哪有时间一个一个地查，一把拿仨，两把一起抓。（接着又查）四把、五把……

大彬 （急上）妈！打电话你不接，我找你老半天了，你咋又来卖这鸡蛋啦？

彬妈 （有些慌）啊，那，那就不卖